人民日報

（第七〇三號）

今日一張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 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糾正「左」傾錯誤去掉心病 陽城商人放手經營

◇地下物資紛紛投入市場◇

【太岳消息】陽城城關鎮的工商業者，明白了工商業政策去掉心病，放手發展業務。陽城去冬領導上的「左」傾錯誤，也危害到工商業方面，所以工商業都停止發展。他們把商人劃成農民成份。如把振興互助社的衛秉勳，劃成富裕中農，又因他是日寇在時的「指定商」，也當成奸霸來鬥爭，沒收、封門、凍結股金。又收回商人貸款，轉貸給貧雇農。這樣商人就恐慌起來。衛秉勳把價值百把萬元的貨物埋在地下，不往出拿，把入振興互助社的二十來萬股金，抽得只剩下兩三萬元，可是又捨不得花，又買了些油存起來。臘月裏油價大了，他不是歡喜是發愁，怕對人說：「怕賺了錢，又賺了錢啦！」土地法大綱公佈後，商人看到了，稍稍安心了些，光想貸款，？領導上又糾正了過去的偏向，如給商人貸款，股金抽取自由等。三月間行署牛主任又請了劉國義、霍紹九等幾位老商人座談工商業政策，堅決保護決不侵犯，並徵求他們意見。他們都談了自己的意見，後又要求牛主任解答幾個問題。如他們談劃成什麼成份？牛主任告訴他們說：「你們是獨立的工商業者，應受到保護，以後要好好做買賣。」從此以後，他們的情緒就變化了。霍紹九以前吃碗乾米飯都不敢到櫃上吃，又因為當過商會副主席，光怕鬥爭，終日愁眉苦眼，現在吃麵也敢在外面吃了，喜眉笑眼的。縣工稅局又在四月十日協同鎮公所召集商人開會，除重新解釋我黨的工商業政策外，又決定了如有人把過去存貨拿出來不上稅，不沒收，可以自由買賣，並幫助推銷。衛秉勳就把過去存的洋紅、大紅、桃紅、綠、藍、黑及各色煮色二十五項，鋼元二十斤，洋火五十包，及洋鎖等約值洋一百來萬元的貨，拿出來賣。南關張小申、東關侯小拴等，也把存貨拿出來了。又紛紛投資到商店，或集股開商業。張峻峯把十來萬元入到劉道國的染房，南關又開了一家互助社。有家新合互助社，去年十二月到今年正月沒搞過一次運輸，最近一個月來就到臨清、晉城、翼城跑了三次，現在又去垣曲、濟化，還沒有回來。

武安商人李德馨投函本報 感謝政府發還全部財產

【本報消息】武安商人李德馨，去年因不明政府工商業政策，由武安逃往南宮，近經我民主政府發還代其保存之全部財產後，已欣然復業。茲將其復業後的來信公佈如下：

人民日報館編輯同志：

我的名字叫李德馨，在武安城西門外大德馨當經理，現年五十有六，從小家庭出身是貧寒，自從生母去世以後，受着繼母虐待，食不充飽，衣不完暖，失業在外，飢寒交迫，自後在一家商號當了十一年店員，但仍不能糊口，沒法，才求貸親友微小資本，在一[illegible]門前擺小攤，共有十七年，光景[illegible]等物。因我節約勞動，所餘資[illegible]，辛苦經營，後來我的生意擴大經營，就發展成為一個字號，開設門面，獨立經營，經七年以後，武安城就得到解放，我的生意更加發展。至三十五年因為我和夥友們每日浪費，後來我就和公營商店公私合辦，在原處開市。在去年五月運動時，業研究我的生意，不能公私合夥，當時我不明政府政策，懼怕鬥爭，就逃往南宮縣[illegible]廠當會計，本人逃亡，無人管理，號中即將全部財產交第一區公所保管。中共頒佈土地法大綱以後，經南宮縣政府勸說我，我回家分房子土地，我當時很高興，即返回家鄉。回家後沒有多時，第一區公所邢區長和郭佩文同志就叫我商談，將我的全部貨物（能值四百多萬）及現款四十萬元，原數退還本人。現我已經正式營業，我對共產黨保護工商業政策，從此完全相信，除向政府感激以外，我決心在共產黨保護與發展工商業的政策下，努力經營，並請報館給我登報聲明。（李德馨）

本報印刷廠根據中央局指示 初步檢查工資制度

發現工資過高且有平均主義

【本報消息】中央局關於工商業政策的指示及陳伯達同志的「發展工業、勞動政策與稅收政策」發表後，本報印刷廠領導方面，根據精神，對廠內工資制度作了初步檢查，發現不但工資過高，且還有相當嚴重的平均主義錯誤。按現行工資規定，三等：一級者每月小米三百斤，三等三百斤，二級者三百九十斤，和中央局指示中所批評的軍工等廠的工資規定恰相等，一等高於前項規定。但練習生、學徒工資卻較前項規定的學徒待遇（每月一百五十斤）高的多。一級練習生每月二百二十斤，二級二百九十斤，和技術工人差額不大。如一級練習生和標準工人工資二百八十斤，其相差只五十斤。平均主義表現在印刷各部門工資，而與技術熟練程度不同，而工資上沒有差別。平均主義的形成，是有其歷史根源的。印刷廠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供給制，改訂工資制度以後，學徒待遇也還參照機關供給制，強調生活享受上的平均。如穿用費、食用費、生活費，練習生和工人同樣，而練習生還要領技術津貼（一級的每月高至小米五十斤）。另一方面，土改中農民獲得土地，生活改善，農民比生活工人生活想當幹部的，若待遇微薄，學徒就不易招收。實際上，該廠工人生活比當地中農生活一般的富裕都多。一個二級練習生養活一個老婆、一個孩子，每月平均還可節餘六、七千元，這樣平均主義是供衣服。

工資制度的尾巴，宅無原因的高工資，思想落後思想所造成，就形成該廠的工資不高，該低的不低，不完全符合於陳伯達同志提出的按件、按等、按分、按節約（減低生產資本）等的合理的適當的累進工資制度。不但不能刺激工人鑽研技術，相反地，提高生產熱忱，生活就較富裕，工人一進廠，還可養活家屬，創造甚或研究鑽研技術的熱情，就相對減低。工人中間，普遍特別是練習生中間，等級存在着熬年限，熬到一定年限即升級的思想，升一步往上升的就可不升生活也有保障，一便一般練習生進廠後對工資制度表示非常滿意，但有的進廠三年多，技術提不高，依然是練習生。同時出於各部門間工資不公平，這一部門老想往另一部門跳，因為打版部的技術較高，排字房和機器部的某些工人就鑽到打版部門工作。工人單就工廠講，工資制度起不了刺激生產作用的改進，平時業務上的領導上的政治都是由於勞動創造的熱潮鼓舞或一定的運動，經常下產生的，而不是自覺的改進研究。今年如經過三個學習過程，縮短報紙整個生產原料節省，質量提高，如排字部千也都有進步。初校錯字過去最少在千分之十以上，現在減為千分之一到三。過去機器部上版一點鐘，現在則為十九分到一時十分，打版部一張毛邊紙型過去兩張八張（過去每張負責二張或三張），但據負責同志談，這主要是政治教育下去熟悉勞資情況，檢查研究，這些具體變方正場根據，現在已初步提出改正與減低工資意見，同時在五一節後將展開全廠學習，對工業政策的學習，從而提高政治覺悟，作為改正工資制度的準備。

工資過高勞資都吃虧

同豐厚等店照顧資方營業大發展

【長治消息】長市二區新南街吉星醬園，有六十八萬元資金，八個勞力。勞力沒有固定工資，係從利潤中抽出二分之一紅利作為工資與紅利。另外還有二八分紅獎勵金。從七十天七十八萬純利中計算，除工資分紅與獎金外，扣資方一萬元只分四千五，而一個勞力最高則可賺到八萬二千多元，相當於十八萬元的資金分紅。股東們反映：「賺錢倒賺錢給東手。」故資本一直不能擴大。工人們也不滿意：「咱只能做些黑醬，做些甜醬、芝麻醬，沒有本錢，小販們來買不全貨，把好多顧客都頂走了，就擱了好多買賣。」下南街同豐厚商店，一個勞力一月五斗米，加上二八分紅，一年合小米十四石八。一萬元資金一年可分五萬九千元。勞方賺的工資可養活三個人（每口人每月以小米三斗計，穿布一年以六丈計）。生產情緒很高，越積越能賺錢，越能擴大資金。下南街新街誰也想往該號入股。○新南街吉星醬園（混合業務），資方一萬元可分三個半月計算，一萬四，三源作坊（紅利一萬八，工人三個月賺洋四萬八，等於三萬四千元資金分紅；一般工人三個月賺洋三萬六，等於二萬五千多元資金分紅；幹部賺一般勞力的一半工資，三個月賺洋一萬八，等於一萬三千元資金分紅（以上只是工資，分紅不在內）。由於適當的照顧了勞資雙方利益，所以在擴大資金上也不發愁。去年九月開張時僅有資金二十四萬元，到今年一月底就擴大到二百一十二萬元，達到原資九倍。（文北、丕吉）

（編者按：從來稿看，吉星醬園由於分紅不適當，工資過高影響營業發展，同豐厚等號照顧勞資雙方，工資適當，營業大發展。但這樣的工資和分紅制度，是否已經充分有利於營業的發展了？還應再作檢查研究。）

討論與研究

長治市錯誤的工資政策

人民日報編輯同志：我們看到人民日報四月十八日對長治市劃階級及工商業中的錯誤政策，感覺到十分正確。為了糾正長治市在工商業中的錯誤政策，為了給長治市委提供一個具體材料，特把長治市新華紙廠的材料寫去，我們希望這個材料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對長治新華紙廠存在兩種不同認識：我們認為紙廠工人中小宗派很嚴重，他們的經濟主義很厲害；而長治市工會、工會三分會是培養、支持這種小宗派和經濟主義的。市委則完全聽信市工會的假報告。而市工會則認為工人工資低，新華日報館派去的副廠長栗富貴作風不民主。究竟是怎樣呢？下面是事實。

長治市新華紙廠，其前身原為敵偽創辦。長市解放後，歸上黨建設公司接管。不久移交給太行紙業公司。四六年三月轉歸新華日報館接辦。當時規模甚小，只有四口抄紙池，一盤土碾，勸力為三個牲口，工人連職員共十六七人。四六年秋，市工會提出實行「勞資兩利」、「勞資合作」。試行數月結果，廠方每月只盈餘二萬多元，工具折舊等尚未扣除。而當時工人工資除由廠方管飯外，每月即為兩萬餘元，廠方盈餘只頂一個工人的工資。所謂「勞資兩利」，實際上是片面的勞資兩利。而這種所謂勞資兩利的辦法，在四六年太行區英雄大會上，工會一再鼓吹提倡，選為「模範工廠」，並產生了「英雄」、「模範經理」。當時，某軍火工廠負責同志曾這樣說：「新華紙廠是輕工業，工資如此之高；像這樣子的勞動英雄，我們還多得很！」

去年春，紙廠擴大生產，從原有之四口抄紙池，擴充為十口池子，改用畜力為電力，資本增加到千餘萬元（現在則增到五千萬元）。同時發現原經理有貪污腐化行為，即將其撤換，大膽提用廠內工人「勞動英雄」武昌海擔任經理。此時工資為十區篩紙（伙食在外），值二萬元左右。當時米價為四百五十元一市斗，可買四石多米。生產標準為每日五區紙，超出之數分紅尚不在內（每人每日最高可抄七區）。工資之高，超出長市任何輕工業工資，與重工業一等工資相等。但市工會則一再認為紙廠工資降低了，經常支持工人增資意見，處處對廠方不滿。

去年七月，廠方感到工資過高，成本太大，提出適當降低工資，並改發紙為發米。但工人提出要「五石米、三丈布」的極不合理的過高要求，幾經爭執，最後決定為每月一石八斗米，二十五方尺布，伙食仍由廠方供給，實際此數比一般工資還是高。但市工會及工人均不滿，他們為了多分紅，硬將生產標準從每日五區降到四區半。到去年冬天，則減到四區了，但實際生產量則為五區到六區。

由於這次減低工資及改發紙為發米，工會與工人對廠方極為不滿，主要集中在栗富貴身上（是報館派去的副廠長兼會計，木匠工人出身）。八月十五，工人為停工問題（每年兩季照例停工一月。當時本為工人提出），但廠方同意其意見並宣佈停工後，工人即加否認，說停工是廠方無故開除工人），在少數人帶頭及在市工會撐腰下，共開鬥爭大會兩次，理由是栗富貴貪污事件。結果停工十天（但工人工資仍然發），廠方直接損失數十萬元。當時市委、市工會單純站在工人方面，市委閻鎮、三分會書記孫國寶、副書記李宜生、保成等，片面聽信工人意見，市工會宣傳部長牛來全並說：「還是紙廠破壞武裝工部長趙保成等，在市委、市工會宣傳部、工會主任宋有信、工人意見，片面聽信工人「領導作風不民主」，貪污等等，無故開除工人（指停工問題），工人即提出要求撤換栗富貴（指適當降低工資），在大會上，幾乎被打。第二次會上，分委書記李宜生、市工會宣傳部長牛來全提出他們的解決辦法是：「栗富貴一定得撤換離廠，否則問題即不能解決。」牛部長更直接了當的說：「栗富貴如不出廠，則全體工人都不幹，要散夥。」如廠方不接受此意見，我們即不管了……」。結果在市委、市工會壓力下，報館被迫，將栗富貴撤職，並受到黨內的警告處分（栗富貴同志宣佈撤職是紙廠支書。受到警告處分，是市委的處分，因紙廠行政權歸報館領導，但支部歸市委領導，至今未變）。紙廠工人中半數以上為襄垣人，以李來秀（工務）、武昌海（廠長）、喬根（工會主任）、妻且（支書）等數人為首，在經濟上結成鞏固的小宗派，排斥非襄垣工人，特別是對非襄垣的學徒排斥與統治更為厲害（學徒的工資是不高的）。但襄垣小宗派和市工會是不關心的。在紙廠事件中，市工會主任宋有信，曾兩次提出要求報社將紙廠交給工會管理。

市工會對紙廠的看法，認為廠方是「資本家」，以「對資本家的態度」對紙廠。故對勞資關係問題的解決，不是在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原則下，用協商方式來解決問題，而是做工人經濟主義的尾巴，發動農村中鬥爭封建地主的一套辦法，把工人撐腰，向廠方鬥爭。不了解紙廠是公營事業或革命工廠，來解決勞資問題，這是錯誤的。甚至把「地主即是罪惡，農民即是真理」的口號也搬進工廠，變成「廠方即是罪惡，工人即是真理」。長市市委也與工會有同樣的觀點。實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廠即成為「工者有其廠」。

由於紙廠工人掌握在幾個襄垣老工人手中，他們便拉攏了市工會一部分幹部，不僅經常進出飯館、戲院，而且可以在紙廠隨便借錢（宋主任有信一人借了三十萬，牛部長來全借了三萬多），做工人的經濟主義尾巴。他們在吃了嘴短之後，腰即不硬了，即不能堅持原則了，這是必然的。所以除了直接給工人撐腰外，到市委那裏便只說工人對。既然吃了糖，便只得「上天言好事」了。而市委只聽一面之詞，無條件的相信工會幹部的話，很少聽取廠方意見。主要原因，是他們錯誤的把廠方看成地主富農，工人看成貧雇農。如閻市委、宋主任在先後談到長治市一年生產時，都曾說紙廠省工四千五百個，增產一倍。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登載這個消息後，二月八日讀者正言、傳宏予以揭發。

由於紙廠的產量低，工資高，質量壞，所以紙的成本很大。現在林湯等地民間紙，雙印紙每塊（千張）售價二萬五六千元，而長市新華紙廠三月份出的雙印紙，每塊成本則達三萬七千五百元，而建設費尚未列入。（太行新華日報駐長治生產代表王元直）

元氏新區生產自救 災荒村莊大大減少

【元氏消息】本縣渡荒生產，經過四十天的生產，已收到相當成績。二萬五千多災民，經過貸款（九千五百萬元）、貸糧（二十萬斤）、救濟糧（二十八萬六千斤）、菜（七萬斤），組織與扶持了災民紡織、操坎、副業、販賣等生產。政府又調劑早熟莊稼種子高粱、小玉麥、豆種一萬五千斤，棉花種五千四百斤，使災民也能下種。據不完全統計，四、五、六、七、城關五個區約有紡車三萬輛，現已有二萬五千輛動起來，約有三分之二。每天能紡一萬五千二百斤；每斤以五百元計，每天能賺二百六十萬元。四區五百二十戶的紡花，每天平均得一利三十萬元，每天再加上新花，可賺一萬元。莊村，每天正村五區出布一百一十四萬元，十一村中富村七百戶，可賺十萬元。張老恒一家七口人，光靠賣飯吃，因徵後，人強過年連着一次家裏斷了火，經常要做飯幾天，一天貸款一萬元，母親做了七十斤糧，可吃七天，雨天紡花五斗麥，吃到下月先吃的他買了一個小麥，十斤糧，下月即可收麥。成了問題。四十畝地也種上了，又組織全家從黃皇運米，運鹽運八十。

總之，四區原來五百多萬斤，共可賺三千五百萬元。中共有三分之一，可賺三千一百一十二個村災荒區，已經縮小到二個村。（蔡指方）

【邢台消息】三區前留莊村、伍仲兩村災荒嚴重，村裏除將保存的災民借貸糧外，政府又發揚老手藝，做羊皮、熟皮，前留莊男女做皮襖，來就會熟羊皮，幹不起，但沒本錢，村幹部便到邢台市攬做，了貿易公司熟白羊皮三千張，又攬了金記貨棧共四千張白皮，每張一千，除用黃米、皮硝、息角、紫×等材料五百二十二元外，可淨賺手工錢四百七十元。現在全村貧雇中七十一萬元，總共可賺一百九十七元。伍仲村組織小組，自願的結合起八個已是按勞力，折分，按技術，「誰下來，誰吃粥」的辦法分紅，互不吃虧。在活緊時在一塊起火吃飯，活鬆時在家吃飯。伍仲村在合作社幫助下也到邢台市貿易公司攬了三千張白羊皮，共可淨賺一百六十五萬元。自去年十二月起來的七十二個人已經結合起兩村，熟皮工人與家戶，現在開始工作。向來就是吃羊皮，穿羊毛，離了羊毛過不了。」咱村的說：「還一下麥前的災荒就不怕了。」（紀春）

蔣管區地主來我區經商應該歡迎！

編讀往來

編輯同志：我有一個問題弄不清，不少同志在一塊扯，也扯不出一個名堂。咱們有些幹部，家庭是地主，目下家鄉仍是蔣管區，全家跑來解放區。他們家裏為了維持生活，帶了一些財產，來解放區做生意，還算不算分散財產？幹部對家庭這樣作法應持什麼態度？他們如果不這樣作，在蔣管區又有生命危險，類此情況，應怎樣解決，請答覆。——紀春

倘文同志：無法生存，且有生命危險，一般地主富農把財產或商店、工廠轉向我區經營，是應該歡迎合作的。中央局關於工商業政策的指示中，准許工商業進步，不能認為是分散財產，並是保護的。這一點中央局的指示是很明確規定的。像你們提的問題，都可以增加解放區財富，對繁榮解放區經濟有好處，都是發展生產，不算分散財產。家中財產可以做生意，還應該以各種有效措施幫助他們解決，建立……

我們早日開始營業。

房租不應隨便提高

編輯同志：本縣大陽鎮有村公所的市房十四處，自咱們解放後每年任意給商人增加房租，例如：一、行世英於民國廿七年逃荒至大陽鎮，給人做長工過生活，賺了些錢後，開了個小雜貨鋪維持生活。三十四年將全家搬到大陽，租了村公所房二間，每年出租麥三斗。三十五年無故加到四斗，卅六年增估了房一間，成三間，房租又加到一石一斗，今年又加到一石八斗。二、崔甲運是大陽人，貧農成份，做餅子生活，解放後少估房三間，日本人在時每年房租麥六斗，咱們加到二石。十四家，如以上共是商號房租都逐漸增加了，但該村貧雇團人們說這是群眾的意見，估算你不願意，估算人家都不顧意，所以商人只好說話，請報社指示，此事同志如何處理。公共市房是否分配給群眾，商人是否可以分。（臨汾縣楊光、王一道）

楊光、王一道同志：的規定，商店應該由負責機關統一規定適當標準，不能隨便加租，房租是任何人都應該遵守的，村公所、農會，都不能任意加租。因為這樣無故加租，破壞了商家的利益，片面的加租，對工商業的發展有害。提高房租，商人則按工商業規定已經低了。還是這個村公所估有的市房來源如何？這些市房的租是否應由村公所負責機關研究決定。至於公共市房，不能分配給群眾，但須收一定房租。——編者

察北克多倫殲匪兩團
鐵嶺新台子蔣軍一個連起義
山東偽省保安縱隊兩連投誠

【新華社冀東二十九日電】冀察熱遼解放軍二十三日收復察北重鎮多倫城，我軍於二十三日上午五時掃清外圍後，十七時開始總攻，僅兩小時即全殲守敵偽匪保十、十七兩個團及騎兵一部，戰果正清查中。

【新華社東北二十九日電】被困於鐵嶺新台子的蔣軍五十三軍一三〇師一團四連全連一百一十人，於本月二十三日拂曉，向人民解放軍投誠。攜來的武器有六零砲三門、輕機槍四挺、衝鋒槍九支、步槍五十餘支、砲彈子彈各一部。該連現已安抵解放區某地，備受當地軍民熱烈歡迎。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九日電】當十四日我濰縣攻城部隊擊潰北關守偽省保安六縱隊十一團並跟蹤追擊時，該團一營上尉營附張戒三率二、七兩個連派其七連連長徐春林向解放軍追擊部隊接洽投誠，當即在陣前放下武器，備受我軍熱誠歡迎。現他們已開赴解放軍後方休息。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九日電】前綫記者報導濰縣城戰鬥經過稱：自解放軍掃清外圍攻佔該城北關西南關及南關後，蔣匪乃困守西城西關與東關待援。解放軍於二十三日黃昏六時半總攻西城，當夜突入城內，連續粉碎匪十餘次反撲，至二十四日下午完全攻佔西城及西關，殲守匪一部，餘匪逃入東城。二十六日下午七時，解放軍猛攻東城匪軍最後巢穴，我強烈砲火協助步兵迅速攻入城內，經十七小時激戰，至二十七日中午解決戰鬥，守匪全部被殲。蔣匪在山東腹地築有最強固半永久性防禦工事的據點，終被粉碎。解放軍臨時軍事管制委員會與民主市政府當即入城辦公，建立革命秩序，連遭日汪蔣匪多年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從此獲見天日。

困踞應縣蔣閻匪企圖放毒
晉北解放軍提出警告
匪如胆敢放毒城破決予嚴懲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二十九日電】解放軍晉北前綫指揮部發言人，頃揭發中央社二十四日造謠誣指我軍「施放烟幕毒氣彈」之陰謀稱：根據我方繳獲匪方文件，匪方散播此項謠言，顯係困踞應縣縣城之蔣閻匪軍，按其預定計劃，爲向我軍施放毒氣的舉行預作佈置，一如臨汾蔣閻匪軍之所爲。發言人爲此特向應縣蔣閻匪軍提出嚴重警告，如匪軍膽敢違反國際公法施放毒氣，本軍決於攻克該城之日，對指揮放毒之蔣閻匪軍官，嚴予懲辦。發言人並要求應縣前綫我軍對蔣閻匪此一放毒陰謀，提高百倍警惕。

糾正工運中「左」傾冒險主義
冀中開首次工業會議
民營工業必須堅決保護扶助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九日電】冀中財經辦事處和總工會於三月六日聯合召開冀中首次工業會議，歷時半月，出席會議的有公營、私營工廠工人代表、技師、廠主、經理等一百六十四人。會中檢討了幾年來冀中工運中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及工廠管理機關的盲目性與鋪張浪費現象，確定今後工運與工業發展方針和任務。目前冀中工業有紡織、農具製造、製革、造船、化學、電汽等主要工業，許多工業品已能自給自足，而且已能大量供給兄弟解放區，在支援戰爭與解決羣衆需要上起了很大作用，大會決定今後發展方針：（一）根據戰爭要求及羣衆需要，大力恢復與發展副業、手工業、作坊、工廠生產，並適當發展機器生產。（二）具體任務與發展重點：（甲）不論城鎮和鄉村，一切民營工業必須堅決保護扶助，糾正過去所犯錯誤。提倡在自願條件下組織起來，合作經營，政府和公營經濟部門要給予具體幫助和技術指導。（乙）國營工業應着重經營羣衆無力興辦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大型企業，對機關部隊合法經營的工廠、作坊必須幫助其發展。（丙）在國營、私營與合作經營三種工業中，領導重點放在小型的私營和合作經營工業上（目前國營工業還不能佔重要比重）。（丁）目前應把對戰爭及人民亟需的工業的生產放在第一位，其餘或採取有重點的集中發展或有條件的恢復與發展，但不論何種工業，都要做到成本低質量好的要求。（三）國營工業的經營方針：（甲）發展國營工業，必須有一定條件，條件好，就發展，條件不允許，就少作或停止。（乙）整頓經營與管理方法，對各行業發揮領導帶頭與扶助作用，不能形成壟斷或限制其他工業的發展。（丙）走向企業化，並大力開展節約與生產運動。（丁）要推動羣衆的副業、手工業生產，並在可能條件下，國營企業要與副業結合，補足機器條件的不足，這樣可一面減低成本，一面對羣衆進行技術與產銷的幫助。

組織工人生產競賽
是當前工運的要務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八日電】冀中總工會主任陳實玉於該區首次工業會議上，對近年來冀中職工運動中的左傾冒險主義，作了詳盡檢討，並提出啟發與組織全體工人展開生產競賽運動，爲當前工運的主要任務。他指出，自日寇投降後，冀中工運由鄉村的傭工工作轉變爲城市的職工工作以來，長期存在着左傾冒險主義。四五年十月的冀中職工代表大會，通過了片面的狹隘的勞動保護法，過高的規定了工資和保險辦法，對工人一點一滴的眼前利益，如一件衣服，一個口罩等都十分強調，至於怎樣發展工業，啟發工人努力生產等則很少具體指示。致使許多資方不敢大膽僱用工人和學徒。四六年三、九月兩次會議上，又片面的强調了工人經濟利益，不少職工幹部認爲要搞好生產，必須提高工人工資，並狹隘的認爲只有工會或工會幹部，才能代表工人利益。工會幹部一進工廠，只談工人工資和生活待遇問題，對工廠生產則很少過問，形成工會與行政的不協調現象。在職工會的組織上存在着關門主義，會提出撤換非工人出身的幹部；對手工業工人帶領徒弟、小作坊的掌櫃和工人的師徒關係，認爲只是剝削關係；把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看做工人中的貴族階級，不讓他們加入職工會。並錯誤的把農村中一套搬到生產部門來，在工人中劃出地主、富農、中、貧農等階級，混亂了陣營，分化孤立了自己的力量，是非常錯誤危險的行動。陳主任分析產生這種左傾冒險主義的根源，主要是工運領導者和一般幹部思想上對消滅封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政策沒有正確的認識。許多工運幹部對城鎮的職工工作的特點，也沒有正確認識，更沒有認清，在解放區的工運中，工人的目前利益和遠大利益是一致的。陳主任於解釋了新華社紀念「二七」「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綫，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社論的精神後，明確指出，全體職工幹部今後必須把毛主席「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及此次會議確定的發展工業方針，貫徹到職工運動中去。各級職工會要好好團結與發動全體工人、技師、工程師，提高其階級覺悟，爲增加生產、減低成本、提高質量、完成和超過生產任務而奮鬥。但在一定條件下，對職工的經濟、文化生活也應適當照顧。爲貫徹此一方針，總工會確定當前的工運任務是：啟發與組織全體工人展開生產競賽運動。陳主任又提出展開競賽運動中，公營工廠的每個工人，要根據本身的技能力，訂出生產計劃，各廠要製定勞動紀律、模範條件和獎勵辦法，隨時表揚模範，對浪費原料的行爲，要及時揭發、批評，對故意破壞機器、損害生產的，要給以處分。根據生產運動的發展的具體情況，一般的要三個月舉行一次考工（或比工），來提高工人技術和推動技術競賽。此外要經常聽取工人意見，解決工人切身的困難。並提倡尊重技術和技術人員，獎勵熱心傳授技術和熱心研究有創造的技術人員。在私營企業中，只要求遵守政府法令，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發展生產即可，不能將公營工廠的一套硬搬至私營企業中。

呂梁十萬餘民工
運送救濟糧完畢

【新華社晉綏二十九日電】呂梁區十餘萬民工，從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一月內，已將冀魯豫救濟陝甘寧災民之六萬大石（每石三百斤）糧食運送完畢。爲完成此項巨大運糧任務，西北救災委員會特於呂梁區設立運糧總站，並從呂梁區等地抽調五百餘幹部，在沿綫建立運糧小站，三、九、十分區黨政軍負責人亦親自動員組織羣衆，各地農民則在「天下農民是一家人」的號召下，擁入運糧戰綫，成羣結隊。僅隰縣分區之汾西、石樓等六縣先後動員民工達七千餘個。在長達千里的運輸綫上，不顧蔣閻匪軍及美造蔣機的不斷騷擾，向西進行。沿途羣衆供給柴草，洪（洞）趙（城）婦女即突擊縫糧袋十萬個，某糧站附近八個村婦女三百餘人，共縫糧袋六萬餘個。隰縣水頭鎮的運糧民工翻過積雪沒膝的山路，許多人丟了鞋或凍傷了腿，仍日夜不息。兩天中節約的口糧，六八九三斤，捐出救濟災民。十分區不少民工將自己的乾糧交給糧站轉給陝北災民。隰縣一區民工每人捐糧四包（每包二十五斤至三十斤），估總人數四分之三者。

陝甘寧邊府積極扶助
收復區民間紡織業

【新華社西北廿七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積極扶助民間紡織業。各地自胡匪竄擾邊區，被毀紡車織機四萬七千多架，損失棉花十六萬斤。邊區工會辦事處近已發放棉花七萬斤給延屬、綏德兩分區，大力進行恢復工作。邊府亦決定向該兩分區收購土布十萬四千五百疋，綏德縣之吉鎮，子洲縣之苗家坪，和吳堡縣之辛家溝等地，已發花三萬多斤，收布一千四百多疋。綏德市羣衆合作社兩月來，亦已發花九百八十多斤，收紗四百六十三斤。延長縣以永坪區等災區爲中心，組織紡織小組二百多個，永坪區已發花一萬多斤，並貫徹生產救災合作社，生產情緒高漲。各地紡織戶生產已有紡車一百五十三輛，由婦女輪流生產。九架織機，七百零九輛紡車，一百二十發天生產。

冀中五一節前實行比工
開展生產競賽運動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四日電】冀中工會頒發紀念「五一」指示，號召全區各工廠、作坊工人、技師、職員開展生產與技術競賽運動，肅清左傾冒險主義思想殘餘。該指示並要求各級工會、企業工會以團結與教育職工增加生產，提高質量、減低成本、完成並超過生產任務，作爲紀念「五一」的主要內容。並於「五一」節前實行「考工」、「比工」，選舉生產英雄，推進生產運動。

【新華社華東二十四日電】渤海區總工會及渤海區工人出席解放區工人大會代表，已啟程赴東北。渤海區代表包括軍工工人鄭形雲、城市工人孫潮海、印刷工人趙友行、漁鹽工人代表、淄博區代表爲神頭發電廠一等技術工人曹勝倫、鐵路工人黃立慶、水道工人許志仁、煤礦工人徐恩坤及司念學共五人。

補正

據總社來電：二十八日播發之「一週戰況」（見卅日本報二版）第三段「延安收復」一句補正爲「延安的收復證明了毛主席戰略指導的英明，證明了西北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無敵與英勇善戰，亦證明了國民黨匪軍的愈益無力和終將崩潰」。第四段「連下十一城」爲「連下十城」之誤。「……蔡家坡、號鎮等重要市鎮」下加添「車站」兩字。第六段「同日又再度收復鄂西北之均縣」句中「同日」改爲「豫陝鄂方面，十六日」。同段「這一勝利說明了艱苦創建鄂豫皖解放區……」中之「鄂豫皖」改爲「新」字。

又：二十九日二版第三條標題「高陵貸款救災中，發現片面貧雇觀點」，其中有一部份報紙誤爲「發放片面貧雇觀點」，特此更正。

晉綏軍工部經過三查
各廠產量激增

【新華社晉綏二十九日電】晉綏軍工部門各工廠職工經過三查後，階級覺悟普遍提高。熱烈響應工業部加緊生產，支援前綫的號召，生產效率增高。某廠發起生產大競賽，提出生產量超過原計劃百分之二十五，團結互助，積極幫助學徒，小病不休息等條件。在全體職工積極努力下，全廠每天產量已超過原計劃百分之五十。工人郝守維改進技術，幾天內產量增加百分之二百。另廠增加任務五分之一，但由於職工早上工，遲下工，互相幫助，使產量亦增加百分之五十，質量亦好。鉗工組工人陳徵年改進工具，使產量提高百分之四十，兩天完成一個月的計劃。該廠許多工人均於半月至二十天完成一個月的任務。

東北解放區工人突擊生產
迎接五一勞動節
各公營企業都超過計劃

【新華社東北二十九日電】東北解放區各工廠、鐵路、礦山職工正以戰鬥精神突擊生產中，迎接「五一」勞動節。各公營企業在突擊生產中，均已獲得顯著成績。某電業局，集體立功運動開始後，上月份極少發生機器故障，燃料亦較二月份節省四百餘噸，不少工人亦改進勞動態度，工人于海自三月以來即自動加班六十四小時，目前該廠工人除保證完成四月份生產立功計劃外，決研究自製電表。第一、第二造紙廠全體員工，近來每天均工作十一小時，產量已超過預定計劃。東北第一毛織廠自去年十月整頓與改進工作後，至今年三月份提高產量達十七倍，從前原料與製造成本爲一比一，現在則爲一比零點三。東北紡織局棉紡部三月份較原計劃超過六百十七疋，質量亦較前提高，現該廠擬於「五一」前爭取完成較三月份計劃增加約一倍的計劃。裕民紡織廠整紡部女工過去每人能看六十個頭，現在許多女工均能看一百個頭，準備部女工每天能織七斤多，其中荊素蘭甚至達到十二斤三兩。另一紡織廠全體工人在過去半個多月的工作中，即提高總量百分之二十，節省原料百分之十二，如打棉部過去一架機器只能供十架梳棉機用，而現在則能供三十架用。西滿鐵路局某礦計劃每天完成四千噸煤的生產任務，第二礦區工人第一季已超過任務七分之一，礦工王鳳才平均每日挖煤零點八噸以上，[illegible]的紀錄。哈爾濱市電車廠工人從三月中旬即開始突擊加班工作，將於五一節前完成增加行車三十輛計劃，公共汽車工人則預告於五月十日前完成全部車輛刷新，現已完成四十輛，自來水廠工人則完成電氣淨水設備。若干地區工人紛紛提出以一人完成兩個人的工作，廠與廠之間並互相進行挑戰，生產熱情甚爲高漲。又訊：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各地公私營企業工人現正積極進行選舉代表參加各地「五一」召開之工人代表大會，哈爾濱許多公私營企業之代表已經選出，勞動英雄及勞動者當選者甚多。

哈爾濱發電廠

冠西

我在哈爾濱逗留了一個時期，除了對民主政府治下的都市秩序之嚴整，廣大貧苦市民生活之改善，工商業之穩定和人民大衆文化生活之豐富等一般印象之外，使我感觸最深的，是在這一不長的時日裏，我已開始看到了這一美麗都市的內在力量已在發揮了出來。由於這一內在力量的發揮，哈爾濱正經歷着從開始建設它的年代起，所從未經歷過的變化，它正更加年青，更加充沛着新生的活力了。這種內在力量是什麼？這首先便是各行各業廣大工人羣衆的日益覺悟。

我們曾經參觀了若干規模宏大的公用企業，在所有我們遇到的公用企業的普通員工中，都流行着兩句話：「工廠是我們自己的了。」「爲人民服務，爲自衛戰爭的勝利服務。」從我們接觸的一切事實看來，他們的確是本着這種精神，來建設了自己新的勞動生活。

在電業局發電廠的一次參觀中，給了我很深刻的教育，我看見了工人階級的偉大才能和智慧，這種偉大的才能和智慧，是曾經給了我們的都市建設以重大幫助的。

這座每天發着×萬瓩特電力的工廠，在「八一五」紅軍解放哈市時，是被工人們從日寇的瘋狂破壞中完整的保留下來的。這裏有×個龐大的鍋爐，×個發電機。僞滿時代末期，曾因哈市使用吉林小豐滿的水力發電，這些機器長久的停止了使用，並且部份的受到了損壞。我軍進駐哈市的初期，全市仍然依靠小豐滿供給電流。但當蔣匪在東北大打內戰以後，一九四六年秋季的某日，蔣匪悍然的切斷了這個電源，使哈市陷於沒有電源的黯淡境地。對於一個近代化的都市，這一襲擊是關係了幾十萬市民生活的重大事件。

發電廠的工人們有力的回答了蔣匪這一毒辣的悍然襲擊。他們在激憤的情緒中晝夜辛勞工作，在一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短時期裏，克服了種種困難，迅速的完成了一切發電的準備，於是，在一個黯淡的秋日的黃昏，哈市突然被一片明亮的電燈光芒，照亮了它的容貌。機器在各廠間喧囂了，自來水輸送着新鮮的清水，電車一輛一輛的開出了廠房：……發電廠的電話機，連續的響着各方祝賀的聲音，全市歡騰了起來。

這裏的廠長是蕭長海同志。我軍進駐哈市以前，他還是一個工人，現在他却在全廠四百員工的信任下，全面掌理着廠務，當他從辦公室走出來迎接我們時，我們簡直認不出他和普通工人有着什麼區別。矮矮的身材，穿着一件染滿油垢的短衣，面孔沾着煤灰，右眼有些斜視。他結實的和我們握過手，僅僅說了一兩句話，便立刻引我們到機械間參觀，他是主張先看看電力生產設備，以後再談工廠情況的。在每個廠間裏，在那些大得駭人的鋼鐵巨物之間，他極其熱情的用壓倒機器喧鬧的聲音，給我們解釋每個機器的效能和構造原理，並且追述它們的歷史和修復的經過。他那樣熟悉的述說着種種問題，比農民熟悉他那把簡單的鋤頭、犁耙還要熟悉，因爲他幹這行業，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當我問起：「你有這樣純熟的技術和管理才能，過去爲什麼一直在當工人？」他用手背揉去眉毛上的灰垢，簡單的說：「過去是什麼？現在呢？你明白：工廠是我們工人自己的了。」

在一個迅疾旋轉着的大發電機跟前，一個工人向我發問：「你看過「民主東北」那部電影嗎？」我說：「看過的。」他欣喜的說：「你看，這就是照在那部電影裏的×號發電機。這是我們的勞動英雄劉英源修理好的。」廠長告訴我們：劉英源奇蹟一樣的修好了這部發電機的七百片，是使工廠能夠恢復大量發電的重要原因。這機件如果在僞滿時代壞了，要用飛機運到大連，然後轉運日本三菱公司才能修好。這次爲了修理它，許多在廠的舊的高級技師都束手無策。然而，當工人自己管理工廠爲人民爲戰爭服務的今天，普通工人出身的劉英源只用了二十八天的時間就修好了它。他雖然在勞動過程中，遭到了若干落後份子的揶揄和挑撥，但他不動搖於自己偉大的創造天才，工作最緊張時，他曾一連兩個禮拜沒有離開廠房，他終於使這不馴服的鋼鐵的野獸，服服貼貼的唱着旋轉起來。我還記得那部電影裏，劉英源拿着巨大的螺絲拔子的強壯的雙手。

在鍋爐間，工人們向我們介紹了勞動英雄張克與的功蹟。張克與曾在一百度的高熱下，爬進鍋爐，修好了一個翻砂大瓦。工人們說：有的人會不相信這件事的，一百度的高熱，雞蛋都會立刻燙熟，人怎麼能工作呢？要是僞滿時代，一定要停電三天，等鍋爐完全冷下來，才能動工。「可是，」一個工人重覆廠長所說過的話：「現在工廠是我們工人自己的了。」他說：「我們誰都不願意停電，誰都不願意看着那些替前綫製造軍需品的機器，白白的停下來。張老英雄就想出了很快修好的辦法。」他指着現在正噴着熊熊烈焰的鍋爐們，說明當時的情形：我們把所有的煤火都消除出來，冷了一個時間以後，把鍋爐裏面鋪上厚厚的草苫和蓆子，進去的人都先穿上厚厚的衣服，披上麻袋，後面用水龍管子不斷澆着冷水，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張克與帶着幾個工人把已燒斷的二百斤重的翻砂大瓦抬出來，又換上了新的。鍋爐又重新放送着暖氣了。

很幸運，這位張老英雄有時間和我們見面，並且給我們作了一個短短的報告。他是山東海陽縣人，十七歲上便因闖荒來哈市學電業。他在這個廠裏勞動，算起來已是整整的二十八年了。他有着一雙被煤煙薰紅的眼睛和一個剛剛光的頭頂。他現在已經担任了鍋爐修理班的班長。當我告訴他我是從山東解放區來的時，他欣喜的抓住我的手，探詢着家鄉的情況。

在東滿的火車上

從圖們到哈爾濱，坐火車是一天一夜的時間。這段路的火車不是直達的，中間，在牡丹江要換一次車。

坐在我們解放區人民自己的火車上，對於我們這羣由關內解放區來的旅客，還是第一次。我們穿過車站的候車室，一步踏上月台的時候，眞有說不出的快樂。

沿鐵路從車站、列車、水塔、鐵軌、路基，一直到延伸無際的電桿，我們沒有看出什麼戰爭的遺痕，雖然，當一九四五年秋季日寇宣佈投降時，曾在牡丹江一帶，對紅軍進行過激烈的抵抗，日寇並在撤退之前，有計劃的在許多地方進行了嚴重的破壞，但經過東北解放區人民將近兩年來的努力，這些遺留在鐵路上的戰爭創傷和日寇的罪惡的毀壞，已經平復了。

我們的車頭和車廂，刷洗得非常清潔，列車的裝配也很完備。每個車廂都裝有電燈和自來水，我們搭的那列車上，並且有臥車，有餐車，當到餐車裏去吃飯時，如果不是因爲車輛滑過鐵軌的隆隆聲，眞會疑心是坐在一個長長的餐廳裏；這裏在每一個寬大的玻璃窗之間，都鑲有很好的油畫，有式樣華美的電燈，有電扇，但每一張漆着朱紅油漆的光亮的餐桌上，都陳設着盛開的繡球花。火車到站的時間，都很準確。戴着紅袖章的車務人員，不斷的在每節車廂裏清掃着灰塵和菓皮，報告車行的時間和站名，和善的調解着鄉下乘客們因爭奪座位而引起的糾紛，並且謙遜的徵求着乘客們對於車務的批評。他們正開展着火熱的勞動競賽，在車廂外面的車皮上，掛着巨大的彩色宣傳牌，上面用工人的粗大筆跡，寫着或者寫着他們的競賽公約。在有一些站上，當列車與另外一列車並排的停着時，他們和對面車上的伙伴們相互指着那些競賽公約，熱情的揮着染滿汗垢的手，因爲在喧囂的車站上，用言語來相互鼓勵前進是很困難的。

在牡丹江西面的一個小站上，我們看見了在關內久仰其名的「朱德號」車頭。它正噴着白色的水汽，拖着一長串車廂，嗚嗚地駛進站來，並排的停在我們旁邊。這是一個漆着暗色油漆的嶄新的機車，若干剛出廠的金屬零件，依然保持着在裝配工人手中擦亮的光彩，而在車頭的正中，嵌着一幅巨大的朱德同志的銅質照片，下面「朱德號」三個銅鑄的大字，透過車頭噴出的蒸汽，在晴朗的夏天的朝陽中，閃着金色的光。司機是一位不滿二十歲的青年，從我們的車窗裏看去，他正在抹去滿臉的煤屑和大顆的汗珠，在他站的位子的旁邊，就掛着一張似乎是勞動公約之類的文告。這個機車，就是哈爾濱鐵道工廠的出品。那裏的工人，在去年「五一」以後，已經開展了兩次勞模運動。自一月至七月初，產量提高了五倍至六倍，出現了二十四位特等模範，五十六位甲、乙等勞動模範和二百五十位勞動模範。這個機車，就是該廠工人爲了紀念「五一」勞動節，選用最好的材料裝配的榮譽獻禮。

從東北日報上，我們知道東北解放區一年來（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鐵路建設的成績是非常可觀的：在總局下面，有哈爾濱、齊齊哈爾和牡丹江的三個分局，正式通車的鐵路綫長達六千六百一十一公里，佔北滿鐵路綫全長（蔣管區在內）百分之六十六·六；新收復的鐵路綫，佔其中百分之十五·六，車頭：如以一九四六年六月爲一〇〇，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爲八〇六；車皮：一〇〇，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爲二六九（以上兩項均爲指數）；車次：一九四七年一月爲一百一十二次，六月爲三百四十二次，七月底則爲三百八十七次；過去每小時車速三十公里，六月份每小時增加到五十公里，誤點現象也已大大減少。對於鐵路的管理，開始會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認爲鐵路管理是技術性的，要用一套舊的管理方法；另一種是技術服務於政治，強調羣衆路綫與行政管理相結合，結果實行了第二個方針，工人當了家。依靠工人，清除了壞人，對於舊職員，則指出他們的前途：只有眼睛向下，轉變思想作風，才能眞正爲人民服務。在這種建設方針之下，廣大工人的力量發揮了起來，鐵路完全換了一個新的面貌，工人自動做工有時每日達十六小時，過去換枕木，每天每人八根，現在每人已達三十八根，工人自動獻出的材料，各站都值一兩萬萬元。鐵路工人的覺悟普遍提高，工會會員已達四萬人，鐵路工人武裝自衛隊已達一千六百人，他們保證了前綫的運輸任務，保證了鐵路管理的秩序，在一年間，同時也保證了兩千名混入人民鐵路事業中進行破壞活動的特務和壞份子已經清洗。知道了有着這樣一個新型的建設管理方針，和擁有一支如此強大的覺悟的工人兄弟隊伍以後，我們從關內解放區來的旅客，對於東北解放區鐵路事業的所以能夠迅速恢復和日臻完備，已經找到了一個確切的答案。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倚着光亮的大玻璃窗，望着從車旁湧流而過的東滿地區無際的山林和沃野，突然的我似乎第一次的感到了我們解放區，是如此的廣大和豐饒。當然，我從前便知道這個，可是總是從地圖上抽象的了解着這一事實，總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親切；現在——一九四七年夏天的某日，我正掠過物資豐富的美麗的東滿，無數的村鎮和城市在我們車旁滑過，我們坐一天一夜的火車，然而，前面的路還長得很！